

大字  
斷句

曾

文

正

公

書

曾文正公日記序目

卷上

問學

省克

治道

軍謀

倫理

卷下

文藝

鑒賞

品藻

頤養

遊覽

右鈔錄曾文正公日記略分十類。夫修己治人。道之大綱也。修己者。治行並進。治世者。文武兼資。故首問學。次省克。繼之以治道。軍謀。至於倫理者。通乎內聖外王。而大本大經之所在。故上卷以是終焉。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古有明訓矣。文藝雖若學之末務。而昔賢以為載道之器。援古證今。徵文攷獻。有心者毋敢忽焉。故以鑒賞品藻。次於文藝之後。至若頤養。以全形。游覽。以擴見。亦恒視人之所志所業。以為重輕。安可概目為餘事歟。此編次之微意也。先賢有言。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古之大有為者。其平居之課身心也。至密。其求寡過也。必夙夜匪懈。而後日起有功。今湘鄉曾文正公。薄海載其忠勛。奕世宗其德望。其被諸竹素。銘諸鐘鼎。與旗常者。既已為人所共見共聞矣。而一讀其所為日記。則條綜於日用行習之間。檢

攝於幽獨密微之地。誠所云言有教而動有法。瞬有存而息有養者歟。故能削平寇難。光輔中興。措天下於泰山之安。播威名於瀛海之表。存膺聖朝之懋賞。沒極人世之哀榮。可不謂天挺人豪。古今罕覩者乎。公供職京朝。十有四年。其日記曰。茶餘偶談曰。過隙影等篇。畢就散佚。其曰縣縣穆穆之室。日記。每日以八事自課。亦塵有存者。咸豐初。載由衡州治軍東征。克武漢。戰彭湖。入守章門。凡此數年。隨筆記注。均缺失。無從檢尋。唯自戊午以後。迄於同治壬申二月易簀之日。所自書日記。無一朝一夕之間。無一點一畫之苟。則傳家之墨寶。希世之奇珍。已宋時洛閩數大儒講學。皆有語錄。蓋及門弟子聞其師之緒論。因時編葺。或不免雜以己意。而稍失其真。此編所鈔。謬託於朱子語類之義。而一句一字。悉出於公之自記。不敢於中有所增損。世有達者。其將不以僭竊罪我邪。光緒丙子八月既望。後學湘潭王啟原識。

曾文正公日記卷上

湘鄉曾國藩隨筆

湘潭王啟原編

鹽城印鸞章校字

問學

夜深思將古來政事人物分類隨手鈔記實為有益尚未有條緒辛丑正月

學問之事以日知月無亡為吃緊語文章之事以讀書多積理富為要辛丑二月

讀書之志須以困勉之功志大人之學辛丑閏三月

至鏡海先生處問檢身之要讀書之法先生言當以朱子全書為宗時余新買此書問及因道此書最宜熟讀即以為課程身體力行不宜視為瀏覽之書又言治經宜專一經一經果能通則諸經可旁及若遽求兼精則萬不能通一經先生自言生平最喜讀易又言為學只有三門曰義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事多求粗而遺精管窺而蠡測文章之事非精於義理者不能至經濟之學即在義理內又問經濟宜如何審端致力答曰經濟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歷代典章不外乎此又言近時河南倭艮峰仁前輩用功最篤實每日自朝至寢一言一動作飲食皆有劄記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檢皆記出先生嘗教之曰不是將此心別借他心來把捉才提醒便是閑邪存誠又言檢攝於外只有整齊嚴肅四字持守於內只有主一無適四字又言詩文詞曲皆可不必要用功誠能用力於義理之學彼小技亦非所

難。又言第一要戒欺。萬不可揜着云云。聽之昭然若發矇也。辛丑七月

倭良峯前輩先生言。研幾工夫最要緊。顏子之有不善未嘗不知。是研幾也。周子曰。幾善惡。中庸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劉念臺先生曰。卜動念以知幾。皆謂此也。失此不察。則心放而難收矣。又曰。人心善惡之幾。與國家治亂之幾相通。壬寅正月

靜坐思心正氣順。必須到天地位萬物育田地方好。壬寅正月

默坐思此心。須常有滿腔生意。雜念憧憧。將何以極力掃却。勉之。壬寅正月

吳竹如言敬字最好。予謂須添一和字。則所謂敬者。方不是勉強一持。即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之意。壬寅正月

誦養氣章。似有所會。願終身私淑孟子。雖造次顛沛。皆有孟夫子在前。須臾不離。或到死之日。可以仰希萬一。壬寅正月

心得語。一經說破。胸中便無餘味。所謂德之棄也。況無心得。而有掠影之談乎。壬寅正月

易大壯卦。象大象。正與養氣章通。壬寅正月

靜字全無工夫。欲心之凝定得乎。壬寅正月

晉卦罔孚。裕无咎。裕難矣。中庸明善誠身一節。其所謂裕者乎。壬寅正月  
精神要常令有餘於事。則氣充而心不散漫。壬寅正月

凡事之須逐日檢點者。一日姑待。後來補救。則難矣。況進德修業之事乎。海秋言人處德我者。不足觀心術。處相怨者。而能平情。必君子也。壬寅正月

讀書窮理。不辦得極虛之心。則先自窒矣。壬寅正月

咸恒損益四卦。可合之。得虛心實心之法。壬寅正月

不能主一之咎。由於習之不熟。由於志之不立。而實由於知之不真。若真見得不主一之害心廢學。便如食烏喙之殺人。則必主一矣。不能主一。無擇無守。則雖念念在四書五經上。亦只算游思雜念。心無統攝故也。壬寅正月

巽乎水而上水。頗悟養生家之說。壬寅

艮峯前輩言。無間最難。聖人之純。亦不已。顏子之三月不違。此不易學。即日月之至。亦非諸賢不能。至字煞宜體會。我輩但宜繼續繼續。求其時習而說。壬寅

存心則緝熙光明。如日之升。修容則正位凝命。如鼎之鎮。内外交養。敬義夾持。何患無上達。壬寅十一月

至岱雲處看渠日課。岱雲近日志日堅而識日卓越。閱之喜極無言。平日好善之心。頗有若己有之之誠。而前日讀筠仙詩。本日觀岱雲日課。尤中心好之也。壬寅十一月

樹堂來。與言養心養體之法。渠言含靜坐。更無下手處。能靜坐。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因教我焚香靜坐之法。所言皆閱歷語。靜中真味。然能領取。又言心與氣總拆不開。



心微浮則氣浮矣。氣散則心亦散矣。此即孟子所謂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壬寅十月

神明則如日之升。身體則如鼎之鎮。此二語可守者也。惟心到靜極時。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畢竟未體驗出真境來。意者只是閉藏之極。逗出一點生意來。如冬至一陽初動時乎。貞之固也。乃所以為元也。蟄之坯也。乃所以為啟也。穀之堅實也。乃所以為始播之種子也。然則不可以為種子者。不可謂之堅實之穀也。此中無滿腔生氣。若萬物皆資始於我心者。不可謂之至靜之境也。然則靜極生陽。蓋一點生物之仁心也。息息靜。極仁心之不息。其參天兩地之至誠乎。顏子三月不違。亦可謂洗心退藏。極靜中之真樂者矣。我輩求靜。欲異乎禪氏入定。冥然罔覺之旨。其必驗之此心。有所謂一陽初動。萬物資始者。庶可謂之靜極。可謂之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也。不然深閉固拒。心如死灰。自以為靜。而生理或幾乎息矣。況乎其並不能靜也。有或擾之。不且憧憧往來乎。深觀道體。蓋陰先於陽。信矣。然非實由體驗得來。終掠影之談也。壬寅十一月

人必中虛。不著一物。而後能真實無妄。蓋實者。不欺之謂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別有一物。心中別有私見。不敢告人。而後造偽言以欺人。若心中了不著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別著私物也。所知在好德。而所私在好色。不

能去好色之私。則不能不欺其好德之知矣。是故誠者。不欺者也。不欺者。心無私著也。無私著者。至虛者也。是故天下之至誠。天下之至虛者也。當讀書則讀書。心無著於見客也。當見客則見客。心無著於讀書也。一有著。則私也。靈明無著。物來順應。未來不迎。當時不雜。既過不戀。是之謂虛而已矣。是之謂誠而已矣。以此讀死妄咸中孚三卦。蓋扞格者鮮矣。壬寅十一月

凡作文詩。有情極真摯。不可不傾吐之時。然必須平日積理既富。不假思索。左右逢原。其所言之理。足以達其胸中至真至正之情。作文時無鐫刻字句之苦。文成後無鬱塞不吐之情。皆平日讀書積理之助也。若平日醞釀不深。則雖有真情欲吐。而理不足以達之。不得不臨時尋思義理。義理非一時所可取辦。則不得不求工於字句。至於雕飾字句。則巧言取悅。作偽日拙。所謂修辭立誠者。蕩然失其本旨矣。以後真情激發之時。則必視心中義理何如。如取如攜。傾而出之可也。不然而須臨時取辦。則不如不作。作則必巧偽媚人矣。壬寅十一月

在何宅聽唱崑腔。我心甚敬且和。因思古樂陶情淑性。其入人之深。當何如。禮樂不興。小學不明。天下所以少成材也。壬寅十一月

竹如教我曰耐。予嘗言竹如貞足幹事。予所闕者貞耳。竹如以一耐字教我。蓋欲我鎮躁以歸於靜。以漸幾於能貞也。此一字。足以醫心病矣。癸卯正月



寫字時。心稍定。便覺安恬些。可知平日不能耐。不能靜。所以致病也。寫字可以驗精力之注否。以後即以此養心。癸卯正月

萬事付之空寂。此心轉覺安定。可知往時。只在得失場中過日子。何嘗能稍自立志哉。癸卯二月

記云。君子莊敬日強。我日日安肆。日日衰繭。欲其強得乎。譬諸草木。志之不立。本則撥矣。是知千言萬語。莫先於立志也。癸卯二月

唐先生言。國朝諸大儒。推張楊園陸稼書兩先生。最為正大篤實。雖湯文正猶或少遜。李厚菴方望溪文章。究優於德行。癸卯二月

夜讀楊園先生集。中有數條。破我伎求之私。如當頭棒喝。癸卯二月

讀楊古園近古錄。真能使鄙夫寬。薄夫敦。癸卯二月

因作字。思用功所以無恒者。皆助長之念害之也。本日因聞竹如言。知此事萬非疲輒人所能勝。須是剛猛用血戰工夫。斷不可弱。二者不易之理也。時時謹記朱子語類。難伏卯及猛火煮二條。刻刻莫忘。癸卯二月

凡讀書。有為人為己之分。為人者。縱有心得。亦己的然日亡。余於杜詩。不無一隙之見。而批點之時。自省良有為人之念。雖欲蘊蓄而有味得乎。癸卯二月

竹如言交情。有天有人。凡事皆然。然人定亦可勝天。不可以適然者委之於數。如知

人之哲。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以積誠而致之。故曰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癸卯二月

鏡丈言讀書有心得。不必輕言著述。法經者。依經求義。不敢支蔓。說經者。置身經外。與經相附麗。不肯可也。不必說此句。即解此句也。癸卯二月

今早友人見示一文稿。讀之。使人忠義之氣勃然而生。鄙私之萌。斬焉而滅。甚矣。人之不可無良友也。癸卯三月

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此繇繇者。由動以之靜也。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此穆穆者。由靜以之動也。由靜之動。有神主之。由動之靜。有鬼司之。終始往來。一經貫之。辛亥七月

莊子曰。美成在久。驟而見信於人者。其相信必不固。驟而得名於時者。其為名必過情。君子無赫赫之稱。無驟著之美。猶四時之運。漸成歲功。使人不覺。則人之相孚。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矣。辛亥七月

有蓋寬饒諸葛豐之勁節。必兼有山巨源謝安石之雅量。於是乎言足以興。默足以容。否則嶢嶢易缺。適足以取禍也。雅量雖由於性生。然亦恃學力以養之。惟以聖賢律己。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度量闊深矣。辛亥七月

知己之過失。即自為承認之地。改去毫無吝惜之心。此最難事。豪傑之所以為豪傑。聖賢之所以為聖賢。便是此等處磊落過人。能透過此一關。寸心便異常安樂。省得多少膠葛。省得多少遮掩裝飾醜態。辛亥七月

有義理之學。有詞章之學。有經濟之學。有考據之學。義理之學。即宋史所謂道學也。在孔門為德行之科。詞章之學。在孔門為言語之科。經濟之學。在孔門為政事之科。考據之學。即今世所謂漢學也。在孔門為文學之科。此四者。闕一不可。予於四者。略涉津涯。天資魯鈍。萬不能造其奧突矣。惟取其尤要者。而日日從事。庶以漸磨之久。而漸有所聞。義理之學。吾之從事者二書焉。曰四子書。曰近思錄。詞章之學。吾之從事者二書焉。曰曾氏讀古文鈔。與曾氏讀詩鈔。二書皆尚未纂集成帙。然胸中已有成竹矣。經濟之學。吾之從事者二書焉。曰會典。曰皇朝經世文編。考據之學。吾之從事者四書焉。曰易經。曰詩經。曰史記。曰漢書。此十種者。要須爛熟於心中。凡讀各書。皆附於此十書。如室有基。而丹雘附之。如木有根。而枝葉附之。如雞伏卵。不稍歇而使冷。如蛾成垤。不見異而思遷。其斯為有本之學乎。辛亥七月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福。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損。君子以懲忿窒慾。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鼎。君子以正位凝命。此六卦之大象。最切於人。頤以養身。養德。鼎以養心。養賢。尤為切要。辛亥七月

坐右為聯語以自箴云。不為聖賢。便為禽獸。莫問收穫。但問耕耘。辛亥七月

治家貴嚴。嚴父常多孝子。不嚴則子弟之習氣日就佚惰。而流弊不可勝言矣。故易曰。威如吉。欲嚴而有威。必本於莊敬。不苟言。不苟笑。故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辛亥七月

書味深者。面自粹潤。保養完者。神自充足。此不可以偽為。必火候既到。乃有此驗。辛亥七月

盜虛名者。有不測之禍。負隱慝者。有不測之禍。懷忮心者。有不測之禍。辛亥七月

除却進德修業。乃是一無所恃。所謂把截四路頭也。若不日日向上。則人非鬼責。身敗名裂。不旋踵而至矣。可不畏哉。辛亥八月

顏泉明尋求姑姊妹及其子。而並收其父之部曲妻子。且歛袁履謙之衣衾。與其父果卿同盛德之事。足以貫日月矣。辛亥八月

是夜思人之見信於朋友。見信於君父。見信於外人。皆絲毫不可勉強。猶四時之運。漸推漸移。而成歲功。自是不可欲速。不可助長。辛亥十一月

室慾常念男兒淚。慾忿當思屬纊時。辛亥十一月

治心之道。先去其毒。陽惡曰忿。陰惡曰慾。治身之道。必防其患。剛惡曰暴。柔惡曰慢。治口之道。二者交惕。曰慎言語。曰節飲食。凡此數端。其藥惟何。禮以居敬。樂以導和。

陽剛之惡。和以宜之。陰柔之惡。敬以持之。飲食之過。敬以檢之。言語之過。和以斂之。敬極肅肅。和極雍雍。穆穆繇繇。斯為德容。容在於外。實根於內。動靜交養。晬面盎背。

余生平雖頗好看書。總不免好名好勝之見。參預其間。是以無孟子深造自得一章之味。無杜元凱優柔饜飫一段之趣。故到老而無一書可恃。無一事有成。今雖暮齒衰邁。當從敬靜純淡四字上。痛加工夫。縱不能如孟子元凱之所云。但養得胸中一種恬靜書味。亦稍足自適矣。士子

處逆境之道。惟西銘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勇於從而順命者。伯奇也。等句最為親切。壬子

偶作聯語以自箴云。禽裏還人靜。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極樂生。一本孟子夜氣章之意。一本論語疏水曲肱章之意。以絕去枯亡營擾之私。

本朝博學之家。信多閎儒碩士。而其中為人者多。為己者少。如顧閎並稱。顧則為己。閎則不免人之見者存。江戴並稱。江則為己。戴則不免人之見者存。段王並稱。王則為己。段則不免人之見者存。方劉姚並稱。方姚為己。劉則不免人之見者存。其達而在上者。李厚庵。朱可亭。秦味經。則為己之數多。紀曉嵐。阮芸臺。則不免人之見者存。學者用力。固宜於幽獨中。先將為己為人之界。分別明白。然後審端致力。種桃得桃。



種杏得杏。未有根本不正。而枝葉發生。能自愛茂者也。

戊午十一月

邵子所謂觀物。莊子所謂觀化。程子所謂觀天地生物氣象。要須放大胸懷。游心物外。乃能絕去一切繳繞鬱悒煩悶不寧之習。

戊午十一月

讀書之道。朝聞道而夕死。殊不易易。聞道者。必真知而篤信之。吾輩自己不能自信。心中已無把握。焉能聞道。

己未二月

胸襟廣大。宜從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際。須看得平。功名之際。須看得淡。庶幾胸懷日濶。

己未二月

傍夕與子序登樓。論老年用功。不可有驕氣暮氣。

己未三月

念不知禮。不知命。不知言三者。論語以殿前篇之末。良有深意。若知斯三者。而益之以孟子取人為善。與人為善之義。則庶幾可謂完人矣。

己未三月

聞子序談養氣章末四節。言孔子之所以異於伯夷伊尹者。不在高處。而在平處。不在隆處。而在汙處。汙者下也。平者庸也。夷尹之聖。以其隆高。而異於衆人也。宰我之論。堯舜以勲業而隆。孔子以並無勲業而汙。子貢之論。百王以禮樂而隆。孔子以并無禮樂而汙。有若之論。他聖人以出類拔萃而隆。孔子以即在類萃之中。不出不拔。而自處於汙。以汙下而同於衆人。此其所以異於夷尹也。此其所以為生民所未有也。

己未三月

讀東坡但尋牛矢覓歸路詩。陸放翁斜陽古柳趙家莊詩。杜工部黃四孃家花滿蹊詩。念古人胸次瀟灑曠遠。毫無渣滓。何其大也。余飽歷世故而胸中猶不免計較將迎。何其小也。沈吟玩味久之。己未四月

思夫人皆為名所驅。為利所驅。而尤為勢所驅。當孟子之時。蘇秦張儀公孫衍輩。有排山倒海。飛沙走石之勢。而孟子能不為所搖。真豪傑之士。足以振厲百世矣。己未五月

為人之道有四知。天道有三惡。三惡之目。曰天道惡巧。天道惡盈。天道惡貳。貳者多猜疑也。不忠誠也。無恒心也。四知之目。即論語末章之知命。知禮。知言。而吾更加以知仁。仁者恕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恕道也。立者。足以自立也。達者。四達不悖。達近信之。人心歸之。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禮云。推而放諸四海而準。達之謂也。我欲足以自立。則不可使人無以自立。我欲四達不悖。則不可使人一步不行。此立人達人之義也。孔子所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孟子所云。取人為善。與人為善。皆恕也。仁也。知此則識大量大。不知此則識小量小。故吾於三知之外。更加知仁。願與沆弟共勉之。沆弟亦深領此言。謂欲培植家運。須從此七者致力也。己未五月

讀書之道。杜元凱稱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若見聞太寡。蘊蓄太淺。譬猶一勺之水。

斷無轉相灌注。潤澤豐美之象。故君子不可以小道自域也。己未五月

與子序言聖人之道。亦曰學問。閱歷漸推漸廣。漸習漸熟。以至於四達不悖。因戲稱曰。鄉人有終年賭博而破家者。語人曰。吾賭則輸矣。而賭之道精矣。從來聖賢未有不由勉強以幾自然。由閱歷悔悟。以幾成熟者也。程子解孟子苦勞餓乏。拂亂動忍等語。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亦與賭輸而道精之義為近。子序笑應之。己未五月

余近日常寫大字。微有長進。而不甚貫氣。蓋緣結體之際。不能字字一律。如或上鬆下緊。或上緊下鬆。或左大右小。或右大左小。均須始終一律。乃成體段。余字取勢。本係左大右小。而不能一律。故恒無所成。推之作古文辭。亦自有體勢。須篇篇一律。乃為成章。辦事亦自有體勢。須事事一律。乃為成章。言語動作。亦自有體勢。須日日一律。乃為成德。否則載沉載浮。終無所成矣。己未六月

作書者宜臨帖摹帖。作文作詩。皆宜專學一家。乃易長進。然則作人之道。亦宜專學一古人。或得今人之賢者而師法之。庶易長進。己未八月

德成以謹言慎行為要。而敬恕誠靜勤潤六者闕一不可。學成以三經三史三子三集爛熟為要。而三者亦須提其要而鉤其元。藝成以多作多寫為要。亦須自開門徑。不依傍古人格式。功成以開疆安民為要。而亦須能樹人。能立法。能是二者。雖不拓疆。不擇民。不害其為功也。四者能成其一。則足以自怡。此雖近於名心。而猶為得其

正。己未八月

念天道三惡之外。又覺好露而不能渾。亦天之所惡也。

己未九月

余復胡中丞信中有云。惟忘機可以消衆機。惟情懂可以拔不祥。似頗有意義。而媿未能自體行之。

己未九月

凡有涼薄之德。約有三端。最易觸犯。聞有惡德敗行。聽之娓娓不倦。妒功忌名。幸災樂禍。此涼德之一端也。人受命於天。如臣受命於君。子受命於父。而或不能受命。居卑思尊。日夜自謀。置其身於高明之地。譬諸金躍冶。而以鑄鄒于將自命。此涼德之二端也。胸苞清濁。口不臧否者。聖哲之用心也。強分黑白。遇事激揚者。文士輕薄之習。優伶風切之態也。而吾輩不察而效之。動輒區別善惡。品第高下。使優者未必加勸。而劣者幾無以自處。此涼德之三端也。余今老矣。此三者尚加戒之。

己未九月

君子有三樂。讀書聲出金石。飄飄意遠。一樂也。宏獎人才。誘人日進。二樂也。勤勞而後憇息。三樂也。

己未九月

孔子所謂性相近。習相遠。上智下愚不移者。凡事皆然。即以圍棋論。生而為國手者。上智也。屢學而不知局道。不辨死活者。下愚也。此外皆相近之姿。視乎教者何如。教者高。則習之而高矣。教者低。則習之而低矣。以作字論。生而筆姿挺秀者。上智也。屢學而拙於薑芽者。下愚也。此外則皆相近之姿。視乎教者何如。教者鍾王。則衆習於